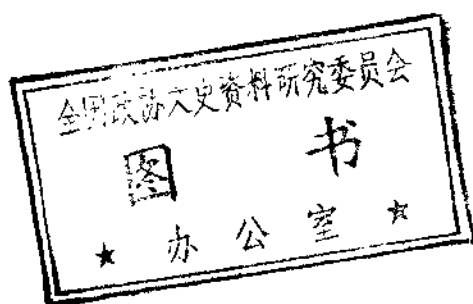


江火 3046
111

24/07/11

广西文史通讯



广西文史通讯

一九八六年 第一期 (总第1期)

目 录

- 周恩来同志在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全国
委员茶会上的讲话……………(1)
- 周恩来同志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8)
- 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
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3)
- 在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
开幕会上的讲话……………杨成武(23)
- 在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闭幕会上
的讲话……………杨成武(27)
- 杨成武等同志对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31)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简则……………(36)
-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要领导同志在主任
扩大会议和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要点……………(39)
- 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全体
会议研究一九八六年的文史工作……………(42)

政协全国第二次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

❁❁❁❁❁❁	在武汉举行·····	(43)
❁❁❁❁❁❁	民革区委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	召开第一次会议·····	周志成(45)
❁❁❁❁❁❁	玉林市政协召开征集文史资料座谈会	
❁❁❁❁❁❁	暨文史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杨美颖(46)
❁❁❁❁❁❁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性质	
❁❁❁❁❁❁	和任务·····	黄森(47)
❁❁❁❁❁❁	怎样征集文史资料·····	何大钧(62)

封面设计：陈奕俊

封面题字：莫乃群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地址：南宁市桃源路三号

·内部参考· 1986年3月出版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周恩来同志在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 全国委员会委员茶会上的讲话

（未经总理审阅，供参考）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个会是别开生面，只请了满六十岁的委员。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是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在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满六十岁。（鼓掌）

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中的台词，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大会，见到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新生。满六十岁的委员有三百八十三人，超过了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老年人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总是满六十岁了，按自然规律，我们的日子总是比青年少一点，也比中年人老一些。有人不服老，我就是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出点小毛病。陈叔老也不服老，最近生了流感病以后，他说“服老了”。过了六十虽说是一个新花甲，但总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一些孩子比，总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不超过四十岁，现在没有算过，下次普查人口时，一定要算一下。我想平均年龄总会超过四十岁，因为新中国物质生活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好得多，大家精神也愉快了。在座的任芝铭先生已是九十岁

了。还有马叙老，和疾病奋斗了几年，好的医疗条件给他很大帮助。在新社会多活几年能多办些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政协大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有所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问题。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能把自己的知识经验留下来，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个人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政治上和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后四、五年，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给他做周年纪念时，搜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留下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总是给社会留下来好。六十岁以上的人总是有所长的，但日子却比青年、壮年少。在座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岗位工作的，比较起来他们贡献才能的机会多些；另一类贡献才能的机会少一些，安排也不尽恰当，有的人一年只开一次会，会后又散到各地，问题是如何使这部分朋友也有工作做。

先转达毛主席的一句话。主席见到沈尹默先生是由夫人陪来的，说：“老人们来开会，请他的家属来照顾他最好。”主席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想到。今天也有人大副委员长在座，但政协可以作个决定，以后再来北京开会，凡六十岁以上的，有老伴的带老伴，没老伴的可以带子女。我们要敬老，人民公社还有敬老院，政协做的不好说不过去！这次政协开会招待还有些不周到。（陈毅：熊十力老

先生给我来信说，在火车上四个人住在一起吵得要命，睡不好觉。）这次回去就要改善。（陈毅：安车还乡。）现在工作很紧张，在生活方面要心情舒畅，这是两条腿走路，要好好安排一下。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不愿担任某一界的委员。如吕澂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把他列入宗教界他不愿意，这可以转为特邀。过去还考虑得不够周到。政协与人大不一样，是协商机关，不要太拘束，造成使人不好谈心的空气。在座的有类似情形的可以告诉我们。本届委员共有一千零七十一人，但不是说代表性人士全部网罗了。各位认为还有人可以继续推荐，下一次会议还可以扩大、增补或者更改。名额是可以变更的，这是协商机关嘛！这次开会不出席也可以不请假，自由些，大家感到很好。

继续谈谈今后工作的安排问题。在座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的，如担任了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执笔也困难。老舍同志有一次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安排些时间搞业务。我们答应给安排，结果还是不行。例如为减轻老舍同志负担，原不让他兼任政协委员，结果这次又需要安排为政协常委。这部分同志，注意不要弄得太紧张。我们要通知各部门加以照顾，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们自己首先要提出要求。如陈叔老新病初愈，今天又通知他上午去飞机场，晚上参加宴会，现在也来了。这事是经过陈毅同志和我的手，也没能照顾到。自己负担不了，可以请假，请假不是就等于不积极。精力集中使用，工作可以做得更长一些。又如，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义务，但要量力而行，

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白先生提出在北京就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视察可以把年老的人组织在一起，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青的一样对待。

另一种是年老工作较少的。各位都有一定的知识，过去这方面工作组织得不好，没能使各位的力量贡献出来。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组织起来带徒弟写点东西。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至少是戊戌年生。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把它记载下来。在座的都是经历了四个朝代的公民嘛，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资料很值得搞，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快点收集就要滑过去。“五四”距今才四十年，那时的东西青年们已不甚了了，甲午、戊戌的情况更不熟悉。现在首先要反映新情况的材料，但其他方面的材料也需要。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如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就很有价值。近百年来有代表性和反映社会情况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看。看看他们如何存在、发展和衰亡。有人说将袁世凯、蒋介石等几个家族写成小说不下于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会死亡了，本也会死亡的，但這些事迹可以记载下来。一个社会总会有它的代表人物，这是必然，至于谁来代表，这是偶然。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但已经进行了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掉的。这些东西不赶快记下来，就会消失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

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我如有时间，也愿意写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反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人们都赞扬我国古文化，其中可取之处就是历史记载很多，不仅有正史，也包括了野史、笔记。汉文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对历史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主席熟悉历史，但不拘泥于历史。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这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先生发言中说他想写些考据，但是运动很多，把时间都占了。顾先生自己也感到在运动中有所得，但在考据方面贡献少了，也有点抵触。做这项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可以带点徒弟，这有两个好处：一是青年有活力，接受东西快，反应也快，当然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可以启发我们；同时青年也可以从老年人那里学些知识。不管是那一行，青年老年应当结合起来。不一定只限于写文化史，在座有搞军事的，可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写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收集。在座有不少资本家，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等资料。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都可以写。就如外交方面，过去由于国家弱，外交失败的多，但有些事也值得研究。如解决中、印未定界，制定麦克马洪线的会议是在希姆拉开的，英帝国主义是一方，袁世凯政府和达赖十三世也各派一个代表去。尼赫鲁念念不忘这次会议，他想用同样方法，干涉西藏问题，并邀请班禅去印度。今天班禅回答得很痛快，比我们出面讲好。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也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回去，可以搞一下，主要利用地方政协及文史馆两个机构。在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象青年人那样，放“卫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神的时候可以多做一点。昨天有两个黄埔的朋友讲起三月二十日事变（中山舰事件）、新四军事件，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搞这些事一定要从容一点。有些朋友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就可以补充史料之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全面进攻，又怎么想跑走？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他在陈炯明、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和苏联顾问闹翻了，去了又请回来。当权后，又搞过三次：一九二九年下野去日本，“一·二八”沪战时躲回奉化，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月二十日事变前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最近在民族主义国家的头子中纳赛尔和尼赫鲁的举动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蒋介石早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蒋介石这一集团很有些东西可写。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收集起来可以帮助作家写作。今天梁思成没来，康同壁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有兴趣，可以写。对戊戌政变去年作了评价，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外国有专门研究戊戌政变的，但我国研究这问题的人很少。现在先提一提这么一件

事，让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个人有什么意见、想法都可以写出来交给秘书处。

附带要说一件事，这次政协和人大合开，小组会开得不多，最初大家认为时间局促，要在大会上讲的东西不多，后来动员了一下，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但时间太短，不少人只能改成书面发言，有人可能感到没有畅所欲言，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充分地谈。

这些话可能对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耽误大家一些时间讲几句。其他各位也有要讲的吧！

周恩来同志在政协第四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记录稿）

一九六五年三月

今天开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大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后，一直未开会。徐冰同志说，一定要等我抽出时间来主持，因此，迟到今天才开。因为一个人的关系，耽误两个多月。提议以后可请彭真副主席主持，他已答应了，如果彭真副主席没有时间，还有陈毅副主席嘛！总之，不能因一个人而耽误会期。

搞文史资料，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开始大家感兴趣，后几期就不好了，质量低了。有的内容有问题，甚至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也出来了。思想不革命化，机关不革命化。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到了文史资料上。

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在政府工作中，我的经验是：往往一件事，某人来讲如何如何，可是另一人来讲又有出入，并不是那样。我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实事求是并不容易。苏北有个启东县，那里不仅是棉花高产，粮食也高产。那里土地不多，一百多万亩，其中有一半种棉花。有一位同志到苏北视察归来说，那里人民生活好，但没有牲口，因为地处黄

海之滨，是水网地区，水位很高，不能用牲口深耕，靠人力耕。这个地方，人口很密，耕地少，劳动人民却能使它双丰收，粮食亩产一千斤，皮棉亩产一百多斤，值得称道。这么一个地方，用什么样的机耕设备帮助他们呢？考虑手扶拖拉机比较适合。最近启东县的秦素萍（女）副县长来谈，情况不然。她说，解放后已做了改革，搞了大块台田，深挖了沟渠，降低地下水位到一米七八，已可以深耕七、八寸，因此同样可以用牛耕地。这几年已有了不少大牲口，深耕还是增产措施的一条，所以那个地方可以保证高产。你看，我听了两个报告，就不一样，秦素萍自己管这个事，应该是第一手材料实在。

所以，我们调查研究可要注意第一手材料。调查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蹲点也不一定能取得第一手材料，不一定能抓到事物的本质，看你怎么蹲法，要走阶级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同时要实事求是。比如：纺织工业，华东提出高转速，并不一定好，转动太快了，就会损伤设备，要大修。但是，对群众的意见，第一不能泼冷水，第二要实事求是。

文史资料也如此。不是任何稿子来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当然，我也不主张大改。不合适的，可退回请他改写；事实有出入的，可请几位有关的人一起谈谈。如果坚持不改，就保存起来，不给他发表嘛！总之，要研究，要选择，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称就有“研究”二字嘛！

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最近好象好了一点，我看了一篇，就不错。讲的是袁世凯挟制熊希龄（字秉三）解散国民党的经过。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的所谓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他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朝廷的行宫），盗了一些古物，送

给了姜桂题，姜是袁世凯的人，向袁世凯密报了，袁世凯就派许世英暗查此事，许向袁作了报告，果有此事，就写了材料呈报袁世凯。有一天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熊刚到，就有外交使节来见袁，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袁就先去会外宾，叫熊到他的办公室稍候。熊到袁办公室，空无一人，只见办公桌上放着调查避暑山庄窃宝案的报告，熊一看，面色苍白。袁世凯进来，看见熊的神态，故意表示关怀地问他：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不好看呀！接着就讲国民党怎么不好，我的意见必须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你看怎么样？熊当时内心惶恐万分，只好听从袁的摆布。袁马上就把手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取来，熊希龄即签了字。熊一签字，袁世凯就传令在邻室等候的阁员进来，在上面签名副署。这就是袁世凯挟制他的第一流人物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经过。这可以教育我们的青年认识中国的封建政治。从《东周列国志》、《春秋》、《左传》看起，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多年历史，无不如此。其实，现在西方的政治，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也无不如此。赫鲁晓夫搞斯大林，苏共新领导一夜之间搞掉了赫鲁晓夫，还不是宫廷政变？肯尼迪被暗杀，至今查不出来。把封建政治揭露出来，对教育青年有好处。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是这样，光明磊落，当面批评，治病救人。希望民革的同志把蒋介石的事情写出来，要把旧东西揭露出来。

现在不仅要写旧的政治，旧的文艺也要写。文化部正在对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事情要一分为二。如胡适是为反动派服务的家伙，但也有点贡献，白话文总与他有关系，这是一功。把他的白话文写出来，又把他的反动作官路线写出来，表示我们公正，对旧知识分子也有帮助。五四

时代，鲁迅议论过，搞白语文运动有三类人：一种是为往上爬，做官，如胡适之流。第二种是继续革命，如李大钊、陈独秀。以后他们又走了两条路，陈独秀也不革命了，他是思想反动，行为不革命，并没有帮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做坏事，这比汪精卫当汉奸要略胜一筹。对陈独秀也可以写点，反面人物有教育作用。第三种是退隐，如鲁迅自己。后来，他经过“三·一八”事件以后，才逐步认识了应走什么道路。在《二月》序言，他还在动摇、彷徨中。他在序言中说，看潮者分三类：第一类是弄潮儿，勇敢地在浪潮头上航行，勇敢地领导革命；第二类是在高山之上观潮；第三类是在走在沙滩上，生怕衣履被浪潮溅湿了。作者柔石是第三类，他自己是第二类，当然是属观潮的，还是《阿Q正传》的思想状况。他最后觉悟是靠两个方面：1. 党内“左倾”分子大骂他，说鲁迅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无产阶级文学，逼得鲁迅读了马列主义；2. 国民党的压迫，一九三一年大批文艺界同志的牺牲，教训了他要参加革命斗争。最后几年，鲁迅斗争很紧张，硬骨头，一直战斗到死。主席说他“晚节可贵”，对他评价很高。晚年失节，在封建社会都是不能原谅的。他是正面人物，还有这么许多曲折颠簸。

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不要以为出了选辑就完事。希望新的委员和办公室的同志有所改革，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争论一番，一分为二，对的、不对的，对后代有教育。不要只给老人放在床头，睡不着觉看看。我看许多人看这东西近于消遣，这不利。我总想从里面得到点东西，如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

记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总之希望你们革命化。现在出了五十一期，希望从五十二期起大有改革，以利后代。否则将作为废纸。两个前途：一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一为废纸。这是文史资料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因此事是我发起的，所以多说几句。

各工作组，希望多做事。

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第四次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同志们、朋友们：

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没有能够参加各小组的会，现在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杨成武同志说他是小学生，我觉得我还是个新的学生。同志们知道我过去做过统战工作，现在还在做统战工作，还参加统战活动，但是，对于统战机关内部的许多工作，包括文史资料工作和其他

方面很多工作，我没有直接参加，所以我说我是新学生。在这方面，我还得向大家学习。如果说要说些什么意见的话，那也是我选看了一些会议参考文件和简报，从那里头考虑了一点不成熟的个人的意见。我今天的讲话，没有经过主席会议的讨论，不能代表集体，只能作为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我想，我们政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我们政协机构的性质，包括参加政协的单位、包括政协的几个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做决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今天我们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会议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专业性会议，我仅就这个专门问题来讲一点意见。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

史资料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它跟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他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所以，从形式上，从工作内容上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的工作都可以包括到它里头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一动一静，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因此，我们说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静的工作又可以转变成为活动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去讲征集的时候要活动，就以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来说吧，文史资料工作是能够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你们会上发的材料和第九号简报都说明了这方面的好经验。在《广东试向港澳和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这个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言：只要祖国需要，一定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作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使另外一些人缩小了同我们的距离，有的甚至考虑回国定居。这不是把静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所以，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要重视它，而且要象刚才杨成武副主席说的那样来进行。他的发言，我都拥护。我只补充一点，我们文史资料工作是要埋头伏案在那儿编辑，然后付印出版，看起来好象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资料拿出去以后马上就会起到